

志意的生



薄暮裏，河邊的桅杆，在黃金色的陽光下，像秋天的森林一般，密密地聳起，夕陽映照得根根的桅杆，紅得像浸在燃燒的火焰裏一樣。河裏起伏着從江裏湧來的潮水，河水拍撲着邊上的石子，濺起白白的水沫。帆船一隻隻靠在岸邊，在桅頭的粗繩上，夾掛着藍花布的衣衫，在風中飄動。

沿岸，是荒蕪了的園子。地上有叢叢的野草，裏面有一座古老的亭子，亭上面鋪着焦枯了的稻草，迴圍用細樹桿搭成欄杆，在草地裏排着幾張靠背長櫈，岸邊有着鐵鏈串連在石柱裏，攔阻着。在薄暮時光，園子浸在黃金色的光芒裏，顯得更是荒涼頹敗。

一個年青人，從亭子裏踱出來，低了頭在草地上踱着。他有一副長長的臉，頭髮蓬亂地披着。顴骨高突，臉上帶着疲乏的神色。他的一雙眼睛，迷茫地望着河水接連着大江的地方。脚步

慢慢地遲鈍起來，停留地坐在長槳上。他的眼睛望着從江裏駛過來的船，張着帆在面前慢慢地駛過，他的眼光一直隨到江水朦朧接連着天涯的地方去了。

他癡癡地望了一回，頭就埋在手掌裏去，手撐起頭，指頭抓着頭髮。他的心激動起來，像起伏的潮水一樣，週圍的印象，一切都淡去了……

他記得，僅僅幾天以前，他還生活在滾轉的大輪子裏。在左面隔了五個輪子的地方，是一個新進來的孩子。這孩子異常孱弱，身子瘦小得還沒有到他的胸脯那麼高。每天恐懼地躲在角落裏。當一個監工走過來時，孩子的手腳失措了，慌張得不知道怎樣纔好，那監工惡狠地把鐵棍敲在孩子的脊椎骨上，孩子尖厲地叫了一聲，跌在地上蠕動着。他一時氣憤起來，他忍耐不住了。血衝冒到頭上，把拳頭朝着監工的臉上打去，把監工的鼻子揍破了。就這樣，他是失業了。

他想着，失業，就像魔鬼的影子一樣，緊緊在他背後脅迫。他一想到未來生活的恐怖，就禁不住的寒抖起來……他握緊手，『難道有這一雙粗強的手，還不能夠生活嗎？』他的眼釘住

在自己的手掌上，一雙健實的手握着粗大的拳頭。『有手的人還怕不能活下去嗎？』可是沒有一瞬間，他的自信力就萎滅了，身子又疲倦了。幾天裏，他跑過了好多的工廠，遇見了不少冰冷的面孔，希望就像火柴的火頭，一閃就熄隱了。他一雙粗大的手膀只得又頹廢地垂下來。

他的頭腦十分昏漲，想從混亂的思索裏理出線索來。他想起家裏的妻該在洗着筷子，排着晚餐，期待他回來。他的腦子更昏亂了，他像望見了依靠在門旁的英。她的頸上，駝着寶寶，這孩子一雙纖嫩的手臂抱着她媽的頭，一雙深情的小眼珠，望着弄堂的盡頭，等候着爸爸的回來。

陽光收斂了光芒，園子浸在矇矓裏了。

頭腦異常的沉重。『難道三個人就這樣完了嗎？』他問着自己，心更苦痛起來。她們當着他還在廠裏面，還等着月底的薪水來買東西。沒有想到他已經失業了。

『把一切都告訴她吧！』他想着，他又想了一回，『不，不！』他嚙着唇皮地自語。這不能夠告訴她的。她那纖弱的心不能夠忍受這打擊的。『不能夠告訴她，』他想着，爲什麼累了她也

去受苦痛的折磨呢？把這件事情，就當作了祕密，還是放在自己一個人的心裏。讓自己獨自去痛苦。別讓她知道，當她知道了，一家人危險得就像要陷落在深淵裏。

天色晚了，高聳的桅杆，浸沉在昏暗裏。亭子也在黑暗裏模糊起來。離開不遠的橋上，幾盞萎黃的燈光，映在水波裏飄盪着。在這荒蕪的園子裏很靜寂了，祇有他一個人還在黑暗裏蹲着。

他懶懶地站起來。「別讓她們久等了，回去吧！」他拖着身子，踏着草地，離開了園子。他投進了熱鬧的路上。像一個囚犯那樣走着。

他昏昏走進了一條弄堂，在高低碎石子上跑着。跌衝地灣到一條長狹的小巷裏。

巷子裏沒有路燈，在堆滿了灰塵的窗子裏，映出了一些微弱的光。巷子的地上，鋪着一塊塊高低的方石。沿着牆壁堆積腐臭的垃圾，發出一陣陣惡劣的氣味。

住在他隔壁的瘋老頭兒，一拐拐地衝過來。這老年人，已經喝醉了。臉上儘是一條條的皺

紋，鬍子上還遺留着淋溼了的酒，一滴一滴地掛落下來。當他走過時，老頭兒站不住腳地撞到他身上。一陣酒氣直噴過來，他扶住了他：『到那裏去？』那蒼老的面孔，凝視着他。突然奇怪地狂笑起來了。

他記起來，這老頭兒整天在酒舖裏過生活的。喝醉了酒亂鬧起來。老頭兒用着微抖的手推開了他，獨自一個人一拐拐地走出去。嘴裏喃喃地自語着『酒，好酒！』顫巍巍地走出了巷子。

『真奇怪的老人！』他低低說了一聲，仍然朝前走。一雙手膀圍住他的頸，他一驚抬起頭來。

『文，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晚？』含着深情的英在說着，把微笑着的孩子抱上他的兩肩。『來吧，累得我們等了好久了！』她活潑地說着，拖着他的手，引進了門檻。

他一隻手抓着孩子的小手，跟着她走。他把孩子抱下來，走上扶梯，這扶梯已破壞了，走着的時候，木板會震動起來。發出像老鼠嚼着東西一樣吱吱的響聲。

走進了，晚餐早安排好了。他苦笑着把孩子放在大靠椅上，把一張小矮凳墊在下面。他默默地坐在牀邊，英在忙碌地盛着飯。

『爲什麼你板起臉來？』她把一碗飯送到他面前說着。他只抬起眼睛，迷茫地望着。

『快活一點！』她想逗他笑，裝了一個鬼臉。就回過身子來，料理着檯上的孩子。

他默默地吞嚥着一粒粒的飯，像哽在咽喉裏一樣。

他望着碗裏的飯，想着一天天的食料。

他獨自發呆起來，一個人坐在牀邊，不說一句話。

『什麼事使你擔起憂來，』她憐憫地說：『——該是白天辛苦了嗎？你早一些睡覺吧！』她在鋪着棉被。『難道你身體有些不舒服嗎？』

他並沒有回答，他的心很苦痛。他想起日裏他做了一些什麼呢？遊蕩着來消磨時光。可是未來生活的恐怖，緊緊地追迫着，任他到那裏，都想起來。他的心和身子都微微地發抖。

英抱了孩子，收拾着碗筷。他倒在牀上，亂思索着。眼睛望着孩子的背影，怎樣再能夠一天天地過下去呢？他的頭腦昏漲，一陣陣無形的黑影壓了上來。

英把他掀開了的被頭又爲他蓋在身上。她自己抱着孩子，在這一間狹小的房裏蹲着。她的手輕輕地拍着孩子的背，低低地唱着：

睡覺吧，孩子睡覺吧。

你秀麗的頭髮枕在媽的手臂裏。
闔上了你海一般深情的小眼珠，
好好地躺在懷抱裏睡覺喲，

.....

睡覺吧，孩子睡覺吧。

睡着了做一個甜蜜的好夢呀，

外面狗鳴貓叫，你別怕——

有着你媽緊緊的保護着。

文望着她溫存地哄着孩子，他就像受了什麼東西的壓榨，身子彷彿落在漆黑、恐怖、沒有底的深淵裏去了……

當文醒來時，在這小屋裏和傍晚一樣的陰暗。他掀開被頭，望着腳跟頭的孩子還安靜地睡着。獨自悄悄地爬起來。他望着窗子，方格的玻璃窗上幾塊已經碎了，有一個方格裏糊着紙。他推開了窗，望着下面。眼前儘是排着的竹桿，一面擱在窗口，一頭放在牆頭上。竹桿上夾掛着密密的衣裳，在風裏飄搖。一條巷子上面，排滿了曬着的衣裳。

他從飄動的衣裳裏，望着她。他瞧見了英，她在門檻旁洗衣裳。在巷子的兩頭，擁擠着許多婦人。在這一條狹長的巷子裏，祇有兩管自來水龍頭，天天一羣人擁着捧了盆候着水。

在小房間裏，文感到氣悶起來。『該是出去的時光了！』他洗了臉，懶懶地走下了扶梯，走到巷口時，回頭望見了在一羣淘米洗菜的婦人裏，英掂起腳，在人羣裏高高舉起了一隻淋溼了的手，向着他招呼：『文！早一點回來！』

他走到馬路上，他茫茫地不知道該到那裏去。他在街頭徬徨起來，『到那裏去？』在心裏他不願意到任何的地方去了。他停留在路上好一些時候，『到那裏去消磨一天的時光呢？』他任腳拖着自己走。望着在迷霧裏的鐘樓，高高聳起大廈的尖頂。就沿着嚴肅的城廓一樣的黃牆頭走。直走到圍着籬笆的地方，從縫裏張望着裏面幾個騎者，騎在馬背上馳騁過去……

『再到那裏去呢？』他想着。還是任着自己的一隻腳，拖着牠從一條路灣到另一條路，從一條弄堂穿到別一條弄堂。沒有目標地亂走。慢慢地感到肚裏空起來。

他走到一條蛇一般蜿蜒的大路上去。在一個木棧的旁邊停留下來。弄堂口，穿着破棉襖的北方老婦人微笑地說着：『老主顧！』招呼着他，他從袋裏摸出來

十二個銅子，放在滿是油跡的長檯上。

『兩只煎餅菓子！』

站在櫃檯後面的老婦人，把油塗在鍋上，放在爐子上面，搯了一匙的綠豆粉，舖在鍋上煎着。一面又回頭搖着石磨，把綠豆磨成了黃綠色的漿水。

鍋子裏發着聲音時，她把餅片包着細油條交給他：他把餅放在嘴裏啃着。

『到那裏去呢？』他茫茫地想着，他又在路上蕩着。無目的地走，他厭倦了，『找一個清靜的地方，去休息一回吧，』他又提起腳走，直走到一條長長路的盡頭。

一路上，他望着路旁飄擺的樹枝，望着前面展開的道路。他一些也感不到興趣。乏味地踱着。走到圍着高牆壁的公墓時，就從側門裏踱進去。

他踏着瀝青路，頭上面交叉着常青樹的枝葉。路的盡頭是所葬堂，綠籐爬在教堂的牆壁上。裏面異常的靜寂，像和嘈囂的大都市隔離得很遠了。

他躺在路邊椅子上，望着浮飄的白雲，夢幻地想象它不同的形像。樹裏飄出來鳥的啼聲。

他想把不幸來忘記，只要記起來，他就不能安靜了。

『難道就這樣一天天遊蕩下去？』他又問着自己，不能安甯地躺着了。全身像生了刺毛般爬了起來，『一家三個人怎樣能生活下去呢？』他苦惱地皺了眉頭，『爲什麼自己那樣地浪費着時光？』他想着還是再重去哀求別人，一想起過了幾十天後，那飢餓的時候降臨，他忍不住地身上一陣的寒冷，恐怖地搖擺着頭。

他昏悶的思索着。就像在黑夜陰鬱的森林裏迷失了路的人。

『又是回去的時候了。』他望着朦朧下來的天色。

『一天又這樣的過去，』他悔恨地責怨着自己。

在灰暗裏，文悄悄地走出墓地，拖着身子，一步步地踱回去，路燈把他影子投射得長長的。

在那簡陋的房裏，文煩惱着。『難道就這樣天天在路上閒蕩嗎？』一天天過去，他心裏的鬱悶更一天天地加增。他憎恨着路上一個個的陌生人，他望着一切，都憎恨起來。

他覺得頭腦像空了似的，他厭惡房裏的傢具，也厭恨陰沉的天氣。不謹慎一隻釘把他衣角掛住，他更怒惱了，盡力地拉，把衣裳劃破了。他更氣惱，恨恨地用腳踏着，把拳頭猛烈地敲着桌面。

無比的氣憤在他的胸中湧着。他悶恨地坐在那裏，呼吸都像是很喫力的，想尋一點不合心的事就發作一下。

晚餐擺上來，他發呆地望着，嚐嚐一匙湯，沒有點味，就嚷着：『太淡了！鹽，加鹽！』等不到英轉過身去，他的憤怒就像決了堤口的海水，洶洶地要衝出去，把一雙筷子，向地上猛力地擲去。恍惚房裏都轉搖起來。眼睛釘着她們驚慌的臉，像碰出了火星，憤怒直湧上來，他身子搖擺地忍受不住，怒氣在冒着……

他擺開椅子，抖動地站起來。抓緊了抬面上的盜匙，手有一點抖顫，猛力地向英的身上投去，聽到盜匙破碎的聲音，他纔覺到一點痛快。

他又抓起碗，正要再投過去，忽然望見了寶寶的臉，這孩子放下了木碗，一雙眼睛張得大

大的恐怖地望着他……那一雙活靈靈的眼珠轉着，像刺透了他的心，他的手慢慢地軟弱下來，頹然倒在椅子上……

他像是麻木了。茫茫地問着自己，『自己做了一些什麼啊？』他彷彿在夢境裏，『這事情都是自己做出來的嗎？』

爲什麼做出這粗暴的舉動來呢？他昏昏地責問着自己。爲什麼投着筷和匙呢？他不信這是自己做出來的事，『她們也沒有一點得罪自己！』他默默地睡到牀上，腦異樣的昏悶，空虛……

英一句話也沒有說，抱起孩子，默默的收拾檯上的食具。

夜深了。他在牀上闔上了眼皮，假裝睡着了。他並不翻身，故意地把呼吸提高得響起來，面孔朝着板壁。

孩子從媽的懷抱裏掙扎地爬起來，一雙手圍着媽的頭頸，把手指點着牀上的爸爸。裝着惡狠的樣子，握着一雙小拳頭。

『——爸爸，壞！』寶寶低低地說。她的嘴湊在媽的面頰旁。

『別說，孩子！』英溫柔地說：『大概你爸白天受了什麼人的氣了！』她撫着孩子的頭，『你爸是好的！』

他的心突然沉了下去，眼睛裏不自主地裝滿了淚。

文起來的時候，房裏仍是很陰暗。在這狹巷中，難得有陽光透進來。高的牆頭，接近房子的前樓。就像高山上，裂開了一條深淵的夾縫。在這夾縫裏就是那陰暗的巷子。巷裏也只是在早晨，偶然有稀稀幾條從牆頭外映照進來的，煙霧樣的陽光。到了中午，太陽直射在巷子的上面，纔有燦爛陽光落在地上。可是沒有一瞬間，就又隱淡下去。就和傍晚一樣昏暗起來了。

文望了一下巷子，重坐到牀沿上，低下頭望着牀下的麻袋。纔知道連米也快完了，憂慮又冒上來。『這日子怎樣過呢？』

他在房裏踱着。茫茫地望着角落裏。眼睛在件舊夾大衣上停留了。一個念頭一閃，『好吧！』

靠它再過幾天！他就取下來。

他喃喃地對英說：『廠裏的朋友要借它。』

『出去了！』他夾着大衣匆匆地向扶梯走。

『廠裏還忙嗎？』英送到扶梯下問着。『早一些回來！』

他低着頭走，他感到一陣慚愧。

『早！』衣袖被人拉一下，那怪老頭對他招呼着。

『早！』他也像回音似地說了一聲。

『喝酒去。』老頭兒拉着他，『在轉角上又新開了酒店！』

『好酒！』老人不等他說話，就扯着他衣袖走出巷子，一拐一拐地走近酒店，『來喝一下吧！』

老頭子的一隻腳被石子一絆，就倒在文的身上。文把他扶進酒店，讓他搖跌地坐在角落裏的檯上。嚷着『酒，酒！』文獨自又離開酒店，『下次來陪你！』

『來一杯！』這聲音在後面響着。文回頭望着那老頭子高高舉起了杯子搖幌地喊，就把杯子向着嘴裏直灌進去。顫抖地又抓着酒壺，倒着酒。

文想起這孤仃的老年人，一個人孤獨地生活，天天沉醉在酒裏，就像快瘋癲了。穿着幾年沒有換過破爛襖褲，他的頭髮也白了，滿是皺紋的手，總是提着酒瓶，一拐一拐地走着。有幾次他醉臥路旁，好多人當他已經死了。可是他又活了，喃喃地說着夢囈似的話。

他記起這老頭子的怪脾氣，他祇要走過幾層的高房子，他會突然地瘋顛起來。滾在地上縮做了一團，用身子撞着高屋的牆壁。有一次，他對了高高的大廈，瘋狂地咆哮起來，闖到裏面去打人，却被人家毆打得垂死地抬回來。

『爲什麼好好的人會瘋癲呢？』文想着。他記得這老人並不是很窮，『也許有什麼悲痛的回憶在摧殘他的心！』

他仍自走着。手臂下夾着大衣，走到盡頭，在一家高高牆壁的當舖前停下來，望了一下來往的路人，低着頭悄悄地從側邊推開了玻璃門進去。